

K905.46  
76

# 驿 站 回 眸

一个教师  
和母亲的札记

◎ 李桃云/著

4

中国档案出版社



◎ 李桃云 著

# 驿站回眸

一个教师和母亲的札记

中国档案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 / 于红霞  
封面设计 / 古月工作室

---

#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驿站回眸：一个教师和母亲的札记 / 李桃云著。—北京：  
中国档案出版社 . 2004.11

ISBN 7-80166-504-X

I . 驿... II . 李... III . 杂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  
代. IV . I267.1

---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11965 号

---

### 驿站回眸 YIZHAN HUI MO

出版 / 中国档案出版社 (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1 号)

发行 / 中国档案出版社

印刷 / 北京法大印刷厂

规格 / 850 × 1168 1/32 印张 / 10 字数 / 200 千字

版次 /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 / 24.80 元

# 自序

z i x u

人生的旅途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，这是从宏观而言，但对于个人来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却又是漫长的。人的一生要经历无数个驿站，要充当多个不同的角色，要经受风雨雷电的考验，要打上家庭和社会环境的烙印，特别是所受的文化教育和自身的性格所使然，这就为驿站留下了许多故事。这些故事的组合就是一个人的命运。

人生原本如草木，少儿是青草，紧紧依偎在大地的怀抱；青春是杨柳，在春风里歌唱舞蹈；壮年是楠竹，在蓝天下节节攀登，直冲云宵；老来是苍松，乱云飞渡也从容，回眸百年，一切皆笑傲。这些可爱的草木由小到大、由大到老，季节的更迭，岁月的沧桑，虽都要经历几枯几荣，有时甚至还要被病虫害侵蚀得伤痕累累。但只要不离开大地，有雨露的滋补，阳光的照耀，它们就会顽强乐观地生存下去。

# 自序

z i x u

人生原本似一条小溪，来自山涧，向往未来，向往前程万里，奔流不息，趟过密林，冲过无数险阻，用一辈子的精力开拓出自身的河床，最后归到浩瀚、宽容、无所不包的汪洋大海。

我生在旧社会，长在红旗下，经历了新旧社会的交替和新社会的每一个历史阶段；我出生于湘北的小镇，由农村走向小中大城市，为求学工作辗转生活于湘鄂川皖粤京数地；还有幸游览了一些名山名城大川大海；我作为母亲和教师，毕生关注的是妇女的自立自强和下一代的教育问题。本书的故事是一个教师和母亲的人生经历；是一个知识分子和新中国一同成长的历史及其心灵沉浮的感悟；作为教师有终生辛勤耕耘、甘当人梯的苦与乐；作为母亲有望子成龙、相夫教子的经验点滴；孩子是上帝赐予的最好礼物，学生是千家万户的重托，孩子是生命的延续，

# 自序

z i x u

人生的旅途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，这是从宏观而言。但对于个人来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却又是漫长的。人的一生要经历无数个驿站，要充当多个不同的角色，要经受风雨雷电的考验，要打上家庭和社会环境的烙印，特别是所受的文化教育和自身的性格所使然，这就为驿站留下了许多故事。这些故事的组合就是一个人的命运。

人生原本如草木，少儿是青草，紧紧依偎在大地的怀抱；青春是杨柳，在春风里歌唱舞蹈；壮年是楠竹，在蓝天下节节攀登，直冲云宵；老来是苍松，乱云飞渡也从容，回眸百年，一切皆笑傲。这些可爱的草木由小到大、由大到老，季节的更迭，岁月的沧桑，虽都要经历几枯几荣，有时甚至还要被病虫害侵蚀得伤痕累累。但只要不离开大地，有雨露的滋补，阳光的照耀，它们就会顽强乐观地生存下去。

# 自序

z i x u

人生原本似一条小溪，来自山涧，向往未来，向往前程万里，奔流不息，趟过密林，冲过无数险阻，用一辈子的精力开拓出自身的河床，最后归到浩瀚、宽容、无所不包的汪洋大海。

我生在旧社会，长在红旗下，经历了新旧社会的交替和新社会的每一个历史阶段；我出生于湘北的小镇，由农村走向小中大城市，为求学工作辗转生活于湘鄂川皖粤京数地；还有幸游览了一些名山名城大川大海；我作为母亲和教师，毕生关注的是妇女的自立自强和下一代的教育问题。本书的故事是一个教师和母亲的人生经历；是一个知识分子和新中国一同成长的历史及其心灵沉浮的感悟；作为教师有终生辛勤耕耘、甘当人梯的苦与乐；作为母亲有望子成龙、相夫教子的经验点滴；孩子是上帝赐予的最好礼物，学生是千家万户的重托，孩子是生命的延续，

# 自序

z i x u

学生是文明的传承，孩子的成长，学生的成才，是天下父母和老师的最大幸福，没有什么比他们更可贵的了。

本书是一个教师和母亲的札记，以实录为主，既有历史的碎片，也有文学的素材。只有经历过艰难困苦、动乱浩劫、坎坷挫折的人，才会更深刻地体会到今日小康温饱、和平安定、平坦顺利的可贵。

近来因大儿子杨宜勇的要求和鼓励，要我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，开始颇犹豫。在全家人的积极支持下，没想到一拿起笔，老妇聊发少年狂，昼夜不舍，一气呵成此书。在此深深感谢我的家人，感谢为我的书题诗的老同学，感谢有兴趣阅读此书的朋友！

2004年6月26日于北京交大畅园

# 驿站驼影

小引：走不尽的天边哟，走不尽的草原  
天边底下是草原，草原过去是天边……

——《信天游》

叮铃叮铃，一站又一站  
渐渐远来又渐渐远去的驼铃

诗家说

它曲着的项，向天的倾  
不见绿波红掌的雅致  
它是沙海上的一叶扁舟

画师说

它背承两峰，剪影夕阳  
孙儿的画册里  
它缓缓步履，怜爱而安祥

哲人说

它的慰藉，在宽大而柔腴的蹄掌  
无意掘凿千里迢迢印记  
蹄掌前黄沙漠漠，蹄掌后圈圈成行

人生，不到处都是遗憾

女儿有泪也不轻弹  
回眸是福气，胸有绿洲  
白云映清溪，落英缤纷明月岸  
叮铃叮铃。夕阳下  
渐渐远来又渐渐远去的驼影

## 目

## 录

一 没爸的孩子也像一棵草 . . . . .	1 ·
二 祥林嫂似的母亲知多少 . . . . .	8 ·
三 土妹子进了洋学堂 . . . . .	14 ·
四 继父当上了地主 . . . . .	19 ·
五 同庆同乐在临湘 . . . . .	27 ·
六 荷花池边女儿国 . . . . .	33 ·
七 桂子山上盼折桂 . . . . .	41 ·
八 昙华林里叹昙花 . . . . .	49 ·
九 初为人师 . . . . .	57 ·
十 初为人母 . . . . .	66 ·
十一 牛郎织女十三载 . . . . .	74 ·
十二 我的红卫兵学生 . . . . .	82 ·
十三 划清界线 . . . . .	91 ·
十四 谁教育谁 . . . . .	100 ·
十五 我的保姆 . . . . .	108 ·
十六 合家团聚在三线 . . . . .	116 ·
十七 飞凤山里的金凤凰 . . . . .	124 ·
十八 飞凤山放歌 . . . . .	134 ·
十九 掌上明珠 . . . . .	142 ·
二十 我的大博士儿子 . . . . .	152 ·

目  
录

二十一	我的小博士儿子 .....	162 ·
二十二	爱吾爱之所爱 .....	171 ·
二十三	故纸堆里的幽思 .....	180 ·
二十四	从教与经商 .....	185 ·
二十五	空巢情思 .....	190 ·
二十六	生父的未了情 .....	196 ·
二十七	永远的愧疚和怀念 ....	200 ·
	——记我的老年痴呆母亲	
二十八	我们的好姥姥傻姥姥 ..	209 ·
二十九	攀登岁月的长城 .....	213 ·
三十	祖孙同乐又少年 .....	217 ·
三十一	千世修得共枕眠 .....	225 ·
三十二	“神马”带我逛京城 ..	237 ·
三十三	烛光里的朋友 .....	242 ·
三十四	寻找夏日的河 .....	249 ·
三十五	岁岁重阳今又重阳 ....	253 ·
三十六	笑话的联想 .....	259 ·
三十七	一份特别的礼物 .....	264 ·
三十八	留德五年 .....	272 ·
三十九	国庆断想 .....	279 ·
四十	育人点滴 .....	283 ·



1

## 没爸的孩子也 像一棵草

“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有妈的孩子像个宝，没妈的孩子像棵草。”每当我听到这首动人的歌，我就不由得想到没爸的孩子也像一棵草。

我的母亲在经历第二次婚姻失败之后，挺着一个已有7个月身孕的大肚子，从桃林前往云溪外婆家。从桃林到云溪约有40公里的路程，在20世纪30年代的湘北山区，交通不便，全靠步行，当然有钱人家可以骑马、坐轿。我的母亲在姨妈的陪伴下，她们姐妹俩要翻过一座座山，涉过一道道水。姨妈比我母亲大8岁，是一双小脚。一个大肚，一个小脚，她们的行程，可以想象是何等的艰难！



母亲不时用双手托着大肚子，抚摸着不时躁动的胎儿，边喘息，边拭去满脸的泪水和汗水，多次在陡峭山崖前停下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我不想走了，我实在走不动了，我也没脸回去见爹娘呵！”在姨妈的反复劝说和哀求下，终于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，敲开了娘家的门，回到了外婆家。

女儿毕竟是爹娘的连心肉，见到不迎而归的苦命女儿，特别当得知实情后，外公发话了：“桂元，你的命苦，今后就跟我一起过吧。”外婆和两个女儿抱头痛哭，哭得天昏地暗。

在等候生产的两个月里，母亲在外婆的陪伴和帮助下，忙着准备婴儿的衣被鞋帽尿布，开始感受即将做母亲的喜悦，脸上渐渐有了些笑容。

寒冬腊月，一个女婴呱呱坠地了。在与父亲离婚时，他们一纸相约：“是男孩，归父亲；是女孩，归母亲。”面对这个女孩，母亲是喜还是忧，是苦还是甜，今后对她来说是祸是福，母亲思绪万千，心情复杂，难以言表。外婆说：“也好，你今后有个伴，女儿是妈的贴心小棉袄。”母亲深情地搂住了怀中的婴儿。

我出生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早上，天寒地冻，简易的平民住房，室内的洗脸毛巾冻得像一条条干鱼，脸盆内的水到第二天早上就结上一层薄薄的冰。为此，我的外婆在我们母子房内，燃上了一盆旺旺的炭火，给我们带来了喜庆和温暖。不知为何，出生三天了，我还不曾睁开眼睛看看这个陌生的世界，看看我疲惫的母亲和慈祥的外公外婆。

双眼一天天红肿起来，眼边的眼屎结成痂，将双眼紧紧地封住，我的母亲一天数次就靠用自己的舌头蘸水舔拭我的





双眼，在不知眼药水为何物的年代，母亲终于用她的本能想出的土办法，用她的舐犊之情，治好了我的眼睛，虽然先天眼睛欠美，视力欠佳，但终于保住了光明，至今还在受用。

在三从四德的旧社会，一个离婚女人，把一个女孩降生在娘家，没有父亲认养，没有父姓，这是何等的尴尬，何等的无奈！听说，我生下来就很乖，不爱哭，不爱闹，即使在害眼病的日子里，也许是受母亲的心灵感应，从小就知道认命。我悄悄地来到了这个世界，没有满月酒，没有周岁宴，没有花花绿绿的贺礼。

当快一周岁之际，母亲才向外公提出，该给孩子起个名字了。外公一口道出：“那就叫桃云吧，怀在桃林，生在云溪。”母亲说：“我想给她起名梅学兰，跟你姓梅。”外公说：“还是桃云好。”至于姓什么，外公说：“到时候再说吧。”在没有找到继父之前，我一直是个没有姓氏的女孩，反正那时也不用登记户口。

时光一天天过去，我也一天天长大，没想到当我快三岁的时候，时事家事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日本鬼子打到了湖南，我的舅舅是个文弱书生，被日本鬼子抓去修铁路，惨死在铁路旁。我的年过花甲的外公成了家里唯一的男人，他要死守这个经营了一辈子的家，命我母亲带着我和外婆到山那边偏僻的村落里去逃难，我们仨只好潘家湾、张家冲的到处躲，到处藏。

外婆的小脚可谓三寸金莲，走路慢且特别吃力。我在暑天生了很多疖疮，大腿上的一个怎么也不好，形成溃疡，脓流不止。我的母亲正值青春年少，是最怕鬼子伤害的对象，可她却要扶老携幼，带着我们到外面逃难，饱一顿，饥

一顿，自己买一点，亲戚朋友接济一点，就这样保住我们仨的性命。一到晚上，到处黑灯瞎火，不敢点灯，不敢生火，生怕光亮引来鬼子，母亲一把屎，一把尿，一把脓，全靠在黑暗中摸索。大腿上的那个大脓疖，又是全靠母亲的土办法嚼茶叶，一遍又一遍，数十遍为我敷好的。

白天老乡都不敢呆在家里，大家都躲到山上的树林子里去，有孩子的，人们是不愿和她们在一起的。因为怕孩子哭暴露目标，为此，曾在紧急时刻，有用奶头把孩子的嘴堵住而窒息的，有用衣被将孩子捂死的。有好几次真是非常危险，鬼子近在咫尺，就在附近的林子里，到处踩山，到处吆喝，不远的田野里，就躺着几具被枪杀的尸体。母亲说，我很乖，任凭荆丛刺条把我的小脸划出一条条血痕，我都一声不吭，紧闭双眼，像睡着似的，倒在妈妈的怀里一动不动，否则，我们仨都没命了。

在经历了这场逃难之后，我们和外公重逢了，在喜出望外之际，外公深思熟虑后说：“桂元，我们老的老小的小，孩子，你还年轻，还是嫁个人吧，桃云也需要有个父亲。如果桃云是个男孩，那也好说，外孙也可顶我的香火，可惜她不是呀。”母亲沉默，未表可否。

母亲为贴补家里的生活费用，减轻外公的经济负担，靠自己的一手好女工，日以继夜地为人做布鞋、编织毛衣，外婆有时也帮忙。每当半夜三更醒来，总看到母亲坐在我的床边穿针走线，有时母亲还自我解嘲地吟诵她仿编的一首《慈母手中线》：

慈母手中线，别人身上衣。



昼夜勤编织，意恐宝宝饥。  
谁说我儿心，难报三春晖。

日子渐渐平静，外公的侄儿过继来了，很快又将舅舅在世未过门的媳妇转娶了进来。家更大，人更杂了，冷言冷语开始不时地传进母亲的耳朵：什么母女俩老住在娘家不走，这成何体统啦，什么婆婆眼里哪有儿子儿媳妇呀，从此，家里的矛盾日益复杂化，气氛日渐紧张起来。

由于外公已经发话，给我妈做媒的不断，以女容、女工、女德而言，我妈在当地的女子中都可算上乘，有好几个有钱有势的体面人物想赎弦，都托人来找我妈，但我妈不求对方的高官厚禄、富贵荣华，而以谁能真心实意地接纳我为唯一条件，最后她选择了我的继父李国初。我的继父仪表英俊，心地善良，人很勤劳聪明，无父无母无子女，最大的遗憾是没文化。从此，我的母亲远嫁到了湖北洪湖水浪打浪的那个地方。由于他们初到一个地方，要安家立业，母亲只得暂时忍痛，将我放到姨妈家，我在那儿过了一年左右寄人篱下的生活。

姨妈和我妈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，她喜欢串门，喜欢聊天、喜欢打牌，附近又很少小伙伴，我在那里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孤独和寂寞，对母亲和外婆的思念在小小的心灵里是那样的强烈，我想念妈妈温暖的怀抱，我喜欢依偎在妈妈的怀里，一面听她娓娓动听地讲述故事，一面沉沉地睡去；我想念外婆一面给我吟唱歌谣，一面为我亲手做布娃娃。我抱着外婆给我做的布娃娃，常常站在门前或大路边，眼泪汪汪地等啊等啊，总希望她们能突然出现在我



的面前。记得在姨妈家里又害过一场眼病，那些天正下大雪，白皑皑一片，非常的刺眼，眼睛无法睁开，上室外的厕所，都只好闭着眼睛，沿墙根摸索。我的姨妈也不是不喜欢我，我常听她对人说：我的命苦，我和我妹妹就共有这么一根独苗。只因为她没有养育过孩子，泯去了母亲的细心和温情。

当我快六岁的时候，我的母亲和继父终于将我接到了洪湖的家。记得那时我第一次和妈妈一起坐上了轿子，还换骑过马，继父跟在后边步行，还挑着一担行李，扁担颤悠悠地在他肩上闪动，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襟，但他的脸上洋溢着由衷的和善与兴奋

我和继父很有缘份，他待我如亲生女儿，我也以为他就是我的亲生父亲。我们相依相亲，他经常抱我背我，正月十五看花灯，端午看龙舟，赶庙会，看社戏，我都是骑在他的脖子上。在我的记忆里，他从未打过我骂过我，也从未因为我让他们两口子吵过架。应该说这是我儿时一段最幸福的时光。

我开始上学了，我报名时正式学名是李桃云。很好，结合在一起是桃李如云，很巧，这个名字就注定了我终生从事的职业是教师。
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我的父母由洪湖迁回湖南老家，我又回到了桃林，并且在镇上上了小学。由于这里的人都知根知底，加上我长大了，也日益敏感起来，我从旁人的闲言碎语，背后的指指点点中，知道了继父不是我生父的实情，我幼小的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，我从内心和继父开始有了隔膜，我不再随意地闯进他的怀里，我也很少和他嬉